

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之

风吹柳绵日渐少

■何 芬

明叶子抬头看着孔如也，微微一笑：“来了？”孔如也坐下就压低声音跟明叶子说：“堵了半条街。有人跳楼了，据说是一个女的，我立马掉转头改道。”“哦。”明叶子仍旧是笑了笑。她按服务铃，虚无缥缈的眼神跟着那个服务员的身影飘啊飘的……

“叶子，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孔如也的问话将明叶子游离的思绪拉回。“其实我现在也做不了主。”明叶子看都没看方案，也不想跟孔如也绕圈子，她放下杯子笑着建议：“不如，你去找找王庭凯。”

饭还是要继续吃的，趁着吃饭，明叶子也提醒孔如也注意一些忌讳：“不要说给我看了，你可以通过江棠去找他。江棠传说是他侄女，事业拓展科科长。你这方案也算归她管，江棠去找他一签一个准，他从不避讳。”喝了口水，明叶子又想起来说：“你也可以通过赵方去找他。赵方反正是你同学，又是他业务秘书。”

“那你呢？叶子，敢情你这销售科就不管事了？”孔如也的问话将明叶子问得“呵呵”干笑了两声。她望着眼前这依旧是衣冠楚楚、依旧是皮鞋锃亮、腕表精致的旧情人，她也依旧微微一笑：“放心，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事。”话音刚落，明叶子的手机响了……

晚上，到了太太团活动中心——柳月居，两桌麻将早张罗开了。明叶子不会棋牌什么的，就陪在叶心兰旁边看，看得一阵一阵地喝水、吃水果、上厕所，来来去去地。叶心兰看着眼前晃着难受，就一边拿牌一边问明叶子：“你今天白天跟什么帅哥在约会啊，搞得晚上跟我们几个都魂不守舍的。”“什么呀！”明叶子一心撇清，看这屋里大多是些其他分公司的几个女眷，知根知底的，也就没避讳，吧嗒吧嗒就全说了。“不管事就不管事！我们几个玩……不过那个江棠……唉……多了去了。”叶心兰说着，看了看手里的牌直摇头，又看了一眼对面的业务局冯局长的爱人、她的老同学杨凭之，这才出牌。顺着叶心兰的眼神，明叶子这才察觉自己说多了，竟然没注意这里还有局长夫人在这，于是一个晚上都很少说话。

孔如也真的走了江棠的道，没去找赵方。几天后，总助章琴来了。她拿着一个方案，好似推心置腹地跟明叶子说：“这个方案是总公司一位老总过问的，叫孔科长拿过来的。这个方案我看过，还要再圆一下。怎么样？”明叶子抬头看着章琴，心头就一阵冷笑，“这杯酒释兵权的事情刚过，又要玩驴前马后那一套。你们可真行啊。”明叶子知道章琴那小九九，最近各个分公司高层要动一波，章琴怎能错过这种在总公司领导面前示好的机会？明叶子翻了几页方案，顿时了然，接着抬起头看着章琴，把方案还给她：“这个方案我没看过，但是确实是我叫孔如也给江棠那边的，这样过审也快一些。以前王总给江棠签字签得多麻利，这次怎么还叫你出面，转个这么大弯？对不起，事出反常，我不想伺候。”明叶子拿着包就要往外走，章琴叫都没叫住：“明叶子，你听我说啊……你啊，怎么就是不听劝啊……”

走出办公楼，在电梯口，刚好就遇见了江棠。江棠热情地跟明叶子打招呼。明叶子像没看见一样，头都没回，径直就走进了电梯里。

这头，江棠吃了个哑巴亏。随着下电梯的人流，江棠回了办公室，站了一

会，去了章琴办公室。章琴有点懊恼地问江棠：“她说是她要孔如也找的你？！”“我不知道啊！”江棠安抚好章琴，马上给孔如也打了个电话。孔如也的电话也就追到了明叶子手机上。

“电话怎么不接？”叶心兰笑嘻嘻地问明叶子。看到孔如也的来电，明叶子虽然有疑问，但还是没有接电话，只管气鼓鼓地坐在叶心兰对面。叶心兰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也在盘算。两个女人就这样面对面地喝茶，把话说开了去，消磨了一个下午。

本以为公司从她销售科分权给事业拓展科后，只要她明叶子不贪功贪利，倒也相安无事。可这次看了孔如也那边的方案，孔如也拿过来的方案大部分利润都给了公司，小部分利润给几个分包商在分。再看看那几个分包商的名字，明叶子都不熟悉啊。关键是，这个方案能套上集团公司战略计划的步骤，后面肯定是有高人指点。但是在这种环节还玩这种利益截留的招数，这不是成心添乱吗？而这个极有可能爆发的隐形炸弹，还要放到她科室来，这是要同归于尽，还是在挖坑啊？

“你说，这个方案将来事发，销售科和事业拓展科，谁会做替罪羊啊？”明叶子想到这，跟叶心兰明知故问。叶心兰嘻嘻笑着，表扬明叶子思路清晰，总算开窍了。

到了第二天，赵方突然下通知说总公司要销售科长去开上半年的情报会。说是情报会，其实就是变相的吹风会，总公司不方便将整个战略和盘托出，就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各个销售科长，哪些企业可以合作。

明叶子迟到了几分钟，可到那一看，大家整整齐齐、安安静静地坐着，似乎在等什么人。明叶子本想找个别领导远的位置坐下，哪知发现只有一个空位了，就在领导旁边隔着有一个位置。为了免除尴尬，明叶子跟坐在对面的孔如也打了个招呼，环顾四周，有些迟疑地坐下。哪知，副总要求大家都轮番发表意见。在战略合作名录上，明叶子惊奇地看到了孔如也那个方案上那几个分包商的名字。轮到明叶子发言了，她觉得昨天那个事值得提前打一个预防针，于是特别提出跟名录内合作商合作，要保证利润底线，特别是重大战略合作，有利润底线才能保质保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不误。副总一边记一边点头。在总结陈词时，副总几乎像复读机一样地把明叶子讲的这几句话讲了一遍。明叶子看着这一切，突然觉得有些蹊跷。

觉得蹊跷的还有孔如也。会后，他特意约了明叶子在她住处楼下咖啡厅坐一下。孔如也没有问那天明叶子为何没有接电话，此时他不关心那个方案通不通过，他只想知道今天开会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参加这个情报会？”孔如也第一句就问。明叶子觉得奇怪，她这才想起孔如也是新上任的总公司设备部部长。“我怎么不参加这个会？你才是第一次参加，所以会这么问。”“我们可一直在等你。”孔如也看着明叶子的脸，想从上面捕捉蛛丝马迹。孔如也的话提醒了明叶子，明叶子震惊地望向了孔如也。

更加蹊跷的还在后面。平时在总公司销售群里随便跟同事们互怼的明叶子突然发现，她稍微说一下话，群中就鸦雀无声了。有一天，因为销售沟通一个事，其他分公司一个销售科长突

然说，“你怎么在这里，你们公司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是江棠来的吗？”明叶子随口反问一句：“我怎么不能在这里？你觉得我为什么在这里？”明叶子还等着那个科长像以前一样回她几句呢，哪知就寂静无声。不光如此，群里顿时好几天没有人说话。

这天，又是柳月居太太团们的聚会。明叶子没有去看她们打麻将，一个人在房里趴着，灯也没开。夜深了，几个人热热闹闹地将叶心兰送到房间外，门厅、洗漱间的灯依次就亮了。水声、拿东西的声音、刷牙声，稀里哗啦一阵后，叶心兰也在自己床上躺下了。一切都沉寂下来。

两个人屏住呼吸，似乎都在听对方的动静。黑暗中，就听见明叶子在问：“你说，将来，你还会要我做什么？那几个分包商是不是你的人？”

这一切似乎都在叶心兰预料之内。叶心兰翻了个身，望着天花板，说：“叶子，我告诉你。这些年来你真以为是你勇敢吗？如果不是我在后面罩住你。”

“也对，我该谢谢你。”明叶子声息渐悄，这几天在她眼前闪啊闪的往事也渐渐潜入了这黑夜。明叶子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黑压压一片人头，她似乎站在高楼上，几十层的楼下就是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一团黑点。这时，有一双手拉住了她，她回头一看，是叶心兰……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听见叶心兰房门一声重响关上了，一阵出门的脚步声。没人知道，房间里只剩叶心兰一个人裹着被子，久坐不起。

叶心兰是想拉住明叶子，但明叶子冷漠地扫开她的手：“放开我，我说过，他是我最后的底线。”叶心兰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告诉明叶子来龙去脉：“如果不是我跟董事长打了招呼，董事长再直接跟副总说让你去开会，像你这样一直以来跟江棠不合作，你在公司还站得住脚吗？你也不知道江棠是谁的人！她是冯局长的人。”

“所以呢？别人就会以为我是董事长或者是你老公的人，对不对？”明叶子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包括孔如也，他也会这么认为，对吗？”

“那个男人没有用！”叶心兰一把抱住明叶子，要她清醒一点：“一开始，孔如也就是江棠那边叫去试探你的。你真以为你自己没有防备吗？从他被安排到设备部这个职务上那一天开始，你们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明叶子安静地听完，拉着门，还是要出去。出门时，明叶子还是想说几句话要叶心兰安心：“自从牵着你的手从楼顶下来后，我就知道我再也等不到他了。你放我走吧！从此以后，我一个人担当。”

早餐时，女人们都没有看到明叶子陪着叶心兰一起出来。叶心兰一个人在靠窗的卡座上坐下时，几个女人也笑着陪着坐下。太太团的女人们只看到户外湖堤上，一行行杨柳依依，柳影深处柳絮飞。

大概没人知道，这个清晨刚下过了一场像烟又像雾的春雨。这场雨落地无痕，却飘在明叶子扬起的脸上。明叶子此时裹着外套，站在这杨柳深处试图伸手感受春风，却有一股强大的虚无感笼上心头。

“周一开销售会，王总亲自主持。”此时，赵方发来一条会议通知。明叶子看了一眼手机，冷冷笑了笑。“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明叶子默念着这句话，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太太们欢声笑语的地方，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柳月居的院门，赶在漫天飞絮之前！



敦煌·塔

■老 罗

你说想在沙漠里建一座塔
 我说，就建在山上
 你说不安全，塔会倒
 我说，砖头沉我去找砖
 你说，不安全，山巅风太大

那就建在山脚好了
 风吹沙会把塔埋了
 那就不要建了吧
 不行，没塔不安全！
 那我去沙漠山上看看
 你爬不上去

在沙漠山腰，回望
 上不去了吧
 在沙漠山巅，俯瞰
 你还真上去了

山巅的我像不像你的塔
 山脚就我一个人不安全

买一个塔吧
 挡不了风沙

那你要塔做什么呢
 挡风沙
 你呆在塔里也会有风沙啊
 塔外不安全
 我给你挡风沙
 你做不到

长眠于地下没风沙
 沙会埋得透不过气
 那怎么办
 你能修石窟吗

石窟外脚手架在哭诉风沙的故事
 钻进石窟里
 只有慈悲没有眼泪
 石窟里斑驳陆离

心如死灰
 你却说外边有塔
 对不对，里面有塔
 在哪呢
 就是你呀
 把我放在你心里不就安全了

姑妈的习惯

■陆小勇

“哎，听说你姑妈病得厉害，等会一起去看看。”下班刚回到家，老爸就给我甩下这么一句。自我成年以后，老爸很少叫我的名字了，一般用“哎”字给代替了。

姑妈是我老爸的姐姐，大老爸十岁。据老爸讲，小时候姑妈整天把他背在背上，真应了那句“长姐如娘”的古话。后来，我爸结婚成家了，姑妈还把他当小孩看。

对于姑妈，我没有什么好印象。记得小时候到她家做客，好吃的零食总舍不得拿出来，偶尔把糖果盒拿出来，我们才尝到甜头，她就找个借口收了起来。因为这个原因，我总不喜欢去她家。

不过，听说这次病得严重，去肯定是要去的。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陪老爸来到楼下的水果店，买了点水果。

一进姑妈家的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姑妈在床上休息，我和老爸坐在她床前，老爸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忽然，她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出去。

我有点好奇地回到客厅，心想，这两姐弟会有什么悄悄话

要说呢？刚好表哥也在，我就询问了一下姑妈的病情。表哥说，上几天到医院检查了一下，心脏有点问题，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可姑妈坚持不住院，开了点中药就回来了。

我心里清楚，姑妈是怕花钱，怕增加表哥的负担。

过了许久，老爸还没有出来。我有点不耐烦，站了起来，想催老爸早点回家。

我推门进去，只见老爸侧着身子坐在姑妈床上，正在轻轻地咬着一块糕点。姑妈慈爱地望着我的老爸，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温柔。

看到我进来，姑妈竟有点讪然。

随即，她对我解释说，这是孙女从安徽带来的糕点，就剩下这么几块了，给你老爸尝尝。你要不要也尝下？

我赶忙说，姑妈，我刚吃过饭，不饿呢。

回家的路上，老爸对我说，“小时候，你姑妈有什么好吃的，总会舍不得自己吃，要留给我吃。那时大家都穷，吃的时候还得躲起来偷偷地吃。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她这个习惯还没有改。”

听老爸这样说，我竟一时语塞。从后视镜里，我赫然发现，白发苍苍的父亲竟流出了眼泪。